



忽然想起余彭杉

余彭杉是誰？今時，任何自稱致力為「香港民主自由」抗爭的鬥士都不會理會余某。常言道：「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。」當年余某「因言賈禍」，香港的大學學生會循例撲出來聲援，不過廉價的「公義」無法持久。

余彭杉1998年生於新加坡，華裔，當過童星，今年足21周歲，不再是小孩了。2015年新加坡政界巨人李光耀逝世，當時余某中學未畢業，上載了抨擊李光耀的視頻到互聯網。不過他真正吃官司的言論，卻是「傷害他人宗教或種族情感」和「發散猥褻物品」等類的罪名。然後，他被關進精神病院、坐牢、在新加坡鬧市被憤怒的路人掌摑……最後跑到美國，成功得到政治庇護。

傳統上香港的「民主鬥士」總是跟隨歐美列強的意向，定性李光耀為「獨裁者」。而且李氏不論在掌握國柄、獨或到退休後作為「資政」，都經常為中國政府說好話。「黑暴娃娃」以北京為敵，李光耀以北京為友，余某則以李光耀為敵，那麼不必拿出算盤，也可以算得出余某是「朋友」了。

十九世紀英國首相巴麥尊 (Lord Palmerston, 1784至1865) 曾有名言：「英國沒有永遠的朋友，也沒有永遠的敵人，只有永遠的利益。」當余某的言論對香港的「革命」不能貢獻分毫，這個舊朋友死活就可以不理了。

當年香港還有不少人盛讚余某「敢言」什麼的，倒也奇聞！這傢伙的「言論」，對個人、家庭，以至社會有什麼裨益呢？他侮辱了李光耀之餘，又有沒有任何可以幫助新加坡脫離「獨裁政

治」的良方妙藥呢？他批評自己不喜歡的宗教，又有什麼高見可以幫助這些宗教改進呢？

當然，是什麼都沒有。余某曾經是天主教徒，後來算是「破門出教」，聲稱「耶穌欺騙世人」。香港的「黑暴娃娃」則以「耶穌」為友，他們還發放過一張漫畫文宣，當中的「耶穌」還在安撫全副「黑暴制服」的示威暴徒呢！香港抗爭者由是不能再聲援余某了。

筆者從余某在視頻中的講話和肢體語言，可以判斷此人有點躁狂，心中滿是仇恨。怨筆者愚魯，實在不明白他如何「優秀」、如何「敢言」。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流行一句「潮語」叫：「牛肉在哪？」(Where is the beef?) 原本是漢堡包連鎖店的宣傳口號，旨在諷刺競爭對手的產品麵包大大而牛肉小小。後來這句口號用到政壇，再成為質疑任何意念、事件和產品實際內涵的金句。這真是放諸四海皆準。於是人們遇上沒有什麼可觀內容的事物，都可以問：「牛肉在哪？」這也是筆者要問余某，以至今天香港一眾「學運領袖」的話。

余某到了美國之後，已經不能吸引香港社會的眼球，他今後的人生將會何去何從？

到了號稱最有「言論自由」的國度，余某的「新意」是發放支持「戀童癖」(Pedophilia)的言論。本欄的老讀者當不會將之與「變童癖」(Pederasty)混為一談。「戀童癖」泛指成年人對未成年兒童的「愛和慾」，字面上不分性別，不過主流當然是男人垂涎未成年女童。「變童癖」則專指男人垂涎未成年男童。



保家衛國 振興中華

2020年對於中國而言，是很重要的。這一年已過了半，踏入7月後，中共中央以及國務院一眾領導人，特別關注下半年的經濟及社會發展。尤其是環球大國之間在軍事、外交及經濟方面，因有些國家興風作浪，挑起矛盾而在地緣政治方面顯得很緊張，這是在人禍，再加上天災、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不但沒有被消滅，反而第三波又重來，病毒更厲害。如此一來，種種環境之下，世界何處能覓樂土呢？

國家主席習近平最近與黨內及黨外人士舉行會議，並主持了加強國防及軍隊現代化建設學習。習近平強調「強國必須強軍，軍強才能國安。要鼓足幹勁，奮力推進國防及軍隊現代化，建成世界一流的強軍。」在如此複雜的世情下，的確是需要有強軍，為人民保家衛國。習近平主席這番說話的主旨，任何國家、任何人不能阻擋中華偉大復興。人民擁護國家，要加大力度推進全面深化改革。關注將會在10月召開的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，主要議程研究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計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。會議將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，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。

想深一層，當前營商環境實在不妙，以至經濟不穩定性較大，人民擁護國家扎实做好六穩工作，全面落實六保任務。國家和領導人最近提出「國內大循環」，

但又不失要與國外大循環相互推動促進經濟發展，促進全球資本市場平穩健康發展，加強應急管理，強化安全生產，加強國與國之間的友好往來，促進共同發展。

遺憾的是，有某些大國意圖用種種惡劣手段抹黑中國、打壓中國的發展，特別在科技創新技術的發展。最近，中國成功發射了「北斗三號」最後一顆衛星。中國定位在全球領先行列。眾所周知，全球導航系統不但在太空上，亦在商業上廣泛應用，例如在手機或汽車都會裝上導航系統，是現代經濟不可或缺的設施。而在未來的發展應用，就更廣泛了。我國北斗衛星的啟用，不再受制於他人，對中國在軍事上、太空上、通訊上、能源上等，戰略意義重大。

近年來，華為常受制於美國的制裁，某程度上影響了華為的發展。然而華為不斷努力奮鬥，特別在5G發展方面名列世界前茅，因此更受某些大國的挑戰。很高興得知華為將會啟動「南泥灣項目」，新產品將全部中國化，其目的肯定為應對美國對華為技術打壓。熟悉中國軍隊歷史的人士，一定會記得陝西延安的南泥灣。在抗日戰爭時期，軍隊和老百姓缺糧缺物資。當年毛澤東提出「自己動手，豐衣足食」的口號，大力動員當年根據地軍民開展墾荒大生產運動，經典歌曲《南泥灣》至今依然銘記在老百姓心間。時光流轉，而今習近平主席同樣提出了要自力更生，爭取內需市場，其精神一脈相承，令人感動。



冷暖童年 陰影攸關

潘明珠

在疫情陰霾下，世界許多事物都亂了套，人們的頭腦似乎都混亂了，俗套說法，即世界瘋了，人也容易發神經！此時此刻，韓劇《雖然只是精神病但沒關係》(見圖)正切合時勢，一推出即引起回響。

是精神病但沒關係》(見圖)正切合時勢，一推出即引起回響。此劇主要場景是一所名叫「沒關係」的精神病療養院，給這沉重的題材一個幽默。主角江泰(金秀賢飾)是有着童年創傷陰影的護理師，他長期以搬家來逃避傷痛及壓力，因緣際會，再次邂逅童年曾傾慕的美麗的友伴高英，她自小有人格障礙；通過二人的人際互動，江泰有機會回視我內心的冰冷陰暗，二人心理經歷種種困境及掙扎，得以相互療癒；此劇構思縝密，情節起伏，男女主角童話般的浪漫激情；引起觀眾深思，對現代人探視內心深受啟示。

還有，令我特別關注，追看此劇的原因，是女主角的設定！她是個知名的兒童文學作家，罕見地特別設定她是寫童話繪本，如「吃噩夢長大的少年」、「殭屍孩子」，繪本內容角色造型，都帶驚悚恐怖氣氛，插畫亦欠色彩或孩子氣。這些繪本，實不算為兒童而寫，卻是作家重溫童年記憶，探視自己童年內心之作，大人亦會深感共鳴。劇中的高英，外表冷艷高傲，思想極端，行徑偏激，這樣的人格特質，完全顛覆我們平常對於溫婉型兒童文學作家的認知和構想，因而更加異常吸引人追看下去。

看了此劇前數集，就深切感到一個人有怎樣的童年，就會有怎樣的成長軌跡和人生；童年冷暖，影響長大後有怎樣的性格。劇集片頭配有童話卡通，象徵及隱喻接下來發展的故事，例如引用安徒生寫的穿紅鞋跳舞的女孩，女孩一穿上那紅鞋，就彷彿中了魔咒，無法停止跳舞，象徵女主角內心無盡的欲求！

編劇巧妙地用現代思維詮釋經典童話，例如另有一場戲，童話作家和病患者分享故事說，醜小鴨的要旨不是希望變天鵝，不被差別對待；而是勿替別人養孩子，要管好自己！而人魚公主並非歌頌至純的愛，她汲取的教訓，應是千萬勿盯上有未婚妻的男人，那會遭天罰而變泡沫的！女作家不避諱地通過童話閱讀，讓病者知道童話是現實的覺醒劑！

疫情中看劇，會比往常更清晰地深入去探視人性善惡，童話對成人的意義，不正就在這一點嗎？此劇啟示人不宜逃避現實磨難，要去思考並面對，壯實自己的內心，才能迎接人生的挑戰！



「沒有」的幸福

最近在社交媒體看到幾句話：「許多人認為幸福是『擁有』，有錢、有車、有屋、有權；其實幸福是『沒有』，無病、無災、無憂、無慮。」令人感受至深。

年輕時都在追逐擁有更多的物質，多，再更多，面有光彩，擁有，內心才感到踏實。年紀漸長，就越覺得健康和簡單是最好的。一場新冠病毒，大家都怕得要命，千方百計保持衛生，足不出戶，更不遠行，就為了怕染病。平常患了傷風感冒也感到其為辛苦，現在無論患了什麼病，只會慶幸有藥可醫，不像新冠肺炎病人那麼苦。

在我們抱怨受疫情影響，打亂了日常生活，連社交也中斷了，到外頭吃頓安樂飯的微小幸福也失去時，新聞傳來黎巴嫩

首都貝魯特港口倉庫爆炸，烈火冲天，火球形成巨型蘑菇雲的驚人畫面，之後鏡頭出現的是5,000幾人傷亡枕藉的悲痛。眼前所見恍似人間地獄，我們能安在家中，還能抱怨嗎？無災是福！

最近搬屋，雖已狠心地作捨斷離，連多年來的日記我都拋棄了，一派「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再留」的瀟灑，但結果抱着不放的東西仍堆積如山，面對着這些物品都像壓到肩頭來，就深感人類受物質的負累是自作孽。當下明白到只有簡簡單單的物質生活，才叫人輕鬆自在。搬過屋，更要提醒自己要捨棄，要放下，讓自己活得輕鬆點。

縱使擁有千萬家財、位高權重，但沒有健康的身體和安全的環境去享受，也是徒然的。看看外面的世界紛亂，原來無牽無掛無災無難無病痛，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。

物質過多 是人生的負累。 作者供圖



百家廊

付秀宏

好書，靜中生動；妙書，奔突之際現神采。氣度的流變，情韻的播撒，精魂的鋒芒，都在不言中。

楊絳先生說，讀書貴在「追求精神享受」。她又說，讀書的「樂在其中」，並不等於追求享樂。鑽入書中世界，這邊爬爬，那邊停停，有時遇到心儀的人，聽到愜意的話，或者對心上懸掛的問題偶有所得，就好比開了心竅。這個「樂」和「追求享樂」，該不是一回事。

書作者的「樂趣」，在於「造物」；買書者的「樂趣」，在於「訪物」。這「物」，除了「境」、「知」，還有「人性」。比如，買書一般並無目的，隨便翻翻也是享受，無意入「境」遇相知，喜愛之極，其樂如何？再如，讀書的「樂趣」，從字裏行間讀出鳥語花香、餘音裊裊、萬馬奔騰、驚心動魄，甚至把自己的情感和閱歷都調動起來，融入詞句，其味幾何？

難怪有人說：「進入讀書的心境，即便是陋室，也一樣能度過一段好時光。」誠如斯言，愛讀書的人，迷戀的是書中情感與智慧那種淡淡的清香。讀者對於他喜歡的作家的情感感悟，往往是無聲無息而來的。而一位讀書家則說：「將著者經意的大問題化解得解得小。」又繞道到著者的背後去思考、去感悟，這才是讀書的獨特樂趣。

作家對於讀書的感悟，更不同於一般讀者。即便只讀書名，也能品出美妙情調。某作家的朋友，曾向他談到一位德國作家

超越時空的心靈境遇

及其作品，後來作家忘記了那位德國作家的名字，卻記住了他的兩本書名——《門漸漸地開了》、《永遠不會過去的過去》。這位作家說，兩本書名都給我豐富的想像，前者是動態的，門打開後顯現的將是什麼呢？一種驚喜的等候或一種驚喜的期盼。而後者則引起難忘的回憶：它或是一次邂逅，或是一次冒險，或是一道刻在心上的血痕……因為那些是不能忘卻的，又形成一種力或心態，影響到今天，並延伸到未來。讀書帶來豐富的想像，帶來舒暢的感受，來源於心靈與心靈會意的魅力。一本絕好的書，無論在何時何地，都能給人「品不夠」的感受。有人問王安憶：「能進入你視野的優秀作品是什麼？」他答：「優秀作品除了句子以外，要看到人、人性，也要看到好的故事和戲劇性，否則很難說一聲好。」

清、遠、靜、動、美的感覺，源自心靈。讀書的絕美風景，在眼前不斷晃動；讀書的感動，讓心靈上演重逢。當一顆顆心相會的時候，那便是「春來江水綠如藍」的境界。雙子愷說，讀書要先定一個範圍，然後每日切實地施行，如同吃飯一樣。讀書一直陪伴着他，慰藉他的寂寥，扶持他的生活。傅東華先生也講過，讀書與其說是一種工作，毋寧說是一種享受。正因為讀書是一種平靜、柔軟、神馳意會的享受與氣韻，所以它不應只是一張張掛在眼前——可隨時更換的風景畫。「遇」到好書的時候，你應該投入進去，不覺得自己是在讀書，而應該是與另外一個靈魂對話，與不同時間不同空間的靈魂的深入交談，如同太陽的光灑在你我早起的靈魂一樣。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說過，讀書用

「心」去讀才能超越時空，以你之心與作者之心、作品人物之心「相遇」，然後是交流、撞擊。設身處地去感受、體驗他們的境遇、真實的歡樂與痛苦，用自己的想像去補充、發展作品提供的藝術空間，品味作品的意境，思考作品的靈魂，才是最迷人的事情。

是的，讀書的藝術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書中「相遇」自己的心儀之人物之境，相當於旅遊中的訪友、賞景和頓悟。深入地讀書，也選擇愛一樣，需要忠於自己喜愛的作者，選擇和自己心靈有契合、有親和的獨妙情境。所以，讀書讀得好，主要在於「遇」而不在于「求」。當然，放下自己的全身心去「求」，也可從「求」轉變成「遇」。譬如，很多人對經典作品不在意，而你卻硬著頭皮抱著「求學」的態度去領受。慢慢領受下去，進入了作者的心關，人生的得意或坎坷都會與你「相遇」。因為，那些經典名著幾乎無一例外地高盡艱難曲折的人生歷程，那是弱者的奮鬥、個人的痛苦以及對人生的執著追問。文字如玉石一樣進入內心，才會慢慢化入精神的基石。

著名作家張煒說，在「相遇」的閱讀中，通常一個生命會移植到另一個生命之中去，並自由地延伸下去。雖兩個時空相距遙遠，極可能是幾百年或幾千年的間隔，這會兒卻能在閱讀者的心中無礙地、自然而自然地交織一起。時光雖匆匆，但也會以這種方式留駐下來，投射到另一個生命身上。在數千年不計其數的語言和書籍交織成的斑斕錦緞中，總會有一些鍾意、鍾情甚至心有靈犀的「相遇」，讀者與作者的神思會呈現出奇妙的對接，有時是電石火花的心靈頓悟，有時是極其崇高的超現實幻象。



想起「鑽石公主號」

疫情初期，有一艘「鑽石公主號」郵輪曾經下船一位80歲的乘客，該乘客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。該郵輪其後從2月3日起，不得不在日本橫濱港進行為期14天的隔離。這事大家還記得嗎？

如果不提起，恐怕很多人都沒記得了：後來，該郵輪上的3,711人中有700多人被感染，7名感染者不幸死亡。

更鮮為人知的是，再再後來，研究人員對其中的148名感染者進行了病毒基因組測序，結果顯示，病毒的傳播者和感染的引發者竟為同一人。這「同一人」究竟是誰呢？

最近，一家西班牙媒體明確報道說，基因分析顯示，所有病毒均來自同一個突變，這表明新冠病毒在「鑽石公主號」郵輪上的擴散「開始於隔離前的一個引入行為」。

我們或可把這個「引入行為者」通俗地稱之為「超級傳播者」。而隨着疫情已歷經了大半年，所有人都慢慢對疫情「常態化」的時候，「超級傳播者」的提法正愈來愈鮮見於人們的視野。但「超級傳播者」只是存在於疫情初期，或只是存在於郵輪、還或只是存在於老年人中嗎？當然不是。上述那家外媒的報道指，感染極有可能開始於郵輪公共區域舉行的活動，「乘客在那裏跳舞、唱歌、購物、觀看節目。」換言之，不是郵輪有超級傳播者，而是跳舞、唱歌、購物、觀看節目的聚集性公共場所易有超級傳播者。

另一家英國媒體最近也有類似的報道：滑雪之旅、婚禮、合唱團排練，這些活動的共同之處是，它們都是新冠病毒超級傳播的場合。這時就會有人把病

毒傳播給特別多的人。之所以再三提及「超級傳播者」，是因為有專家認為：超級傳播者才是造成疫情爆發、繼而又反覆的關鍵因素。在對數據進行跟蹤分析後，有研究人員估計，80%的病例是由10%的感染者造成的，而新冠病毒的人均傳染人數是2至3人，這也就說明，確診者中有相當一部分甚至是大多數人很可能不會傳染給其他人，還有些患者只傳染給一個人。

該篇報道還舉了個例子印證，在美國華盛頓州的斯卡吉特縣3月份的一個晚上，有61人參加了合唱團的排練，其中一名感染者把病毒傳給了其他大約52人。當地衛生官員說，後來，他們對每個二代病例的密切接觸者進行了追蹤，發現每個二代病例平均會有3至4名密切接觸者，但最終只導致了10例感染。

理一理邏輯就是：只要不碰到「超級傳播者」，安全系數就可以大增；所以要盡可能減少「超級傳播者」進入人群的機會；因為你並不知道誰是「超級傳播者」，所以最有效的辦法只有反過來減少聚集。

兇險的新冠病毒疫情尚未結束，目前全球七成國家和地區都出現了突然反彈，雖然並不知道研究人員的這個「超級傳播者關鍵論」是否正確，但它看上去確實可以就此現象作出解釋。而不管科學家們的這個理論對不對，其應對之策肯定是對的——戴口罩、常洗手，最關鍵的是少聚集，人與人之間要保持安全距離。



信而有征

劉征

最近去了永嘉，溫州轄內的一個縣，離溫州城區大約20公里。這地方最有名的歷史發生在南北朝，是謝靈運在此當郡守的時候，為它寫過許多山水詩。現在，這些詩連同謝靈運本人都被人寫成書，放在我住的錢塘世紀大酒店的房間裏，叫《謝靈運在永嘉的蹤跡》。和這本書放在一起的還有另外幾本書，都和永嘉有關。有《永嘉文史資料》、《耕讀楠溪》、《永嘉詩畫》等等。我曾經在兩個地方的酒店見過桌上有書，一個是邯鄲，另一個就是此地。恰好，這兩間酒店都是本地酒店。

按照我很少住本地酒店的零星經驗，錢塘世紀大酒店很值得談論。在它的房間裏，鋪蓋正上方，是標準酒店都會用的白色，不過抱枕和床旗卻印着藍白相間的山水和飛鳥。有點米友仁的影子，山都在霧裏，水則融入白色的背景當中。桌面放着旅行資料，但不是通常的廣告招貼，而是一些書，還貼着只有圖書館才能看到的編碼。睡衣也很別致，是一套亞麻材質的唐裝。女士那一套是乳白色，男士那套是灰色。好一點的連鎖酒店比如麗思卡爾頓、悅榕莊也有睡衣，但多半大

同小異，有種工業感。只有一次，我在上海萬達瑞華看到過一身綢緞睡衣。但是，沒有明顯的民族風。錢塘世紀大酒店不同，從陳設到布局，表面像一個簡略版的五星級酒店，凡物一應俱全，但卻不那麼標準。始終融入了一些本地特色。即便是收納盒，除了筆，也會放一個迷你的釘書機，還有別的文具。旁邊是一套茶器，像是隔壁麗水龍泉的出品。茶葉沒有密封在小紙袋中，而是放在茶葉罐裏。這地方因此完全介於標準與非標準之間，形成了一種矛盾。

住連鎖酒店是不會有這種矛盾的，它和其他按照工業標準批量生產的東西一樣，不管開在哪兒，店與店之間的風格和設計理念都相同。只要住過一家，其他店理應是一樣的。這樣的好處是不管你在任何地方去住，都不會遇到什麼特別大的意外，比如設備陳舊。同時，你也不大可能有什麼驚喜。

但本地酒店不同，它的客房也許會具有異鄉情調。連同他們的餐廳也不是異鄉的。我家附近有一家歌江維嘉酒店，每每經過它去上班，我經常能看到各種周邊活動。什麼婚宴、謝師宴、年會用餐，都是這個區域內

錢塘世紀大酒店

的。這倒不是說連鎖酒店沒有對外營業的餐廳。在大都市，連鎖酒店都有餐廳，客人也多。但因為它立意招攬全市的居民，鑒於現代都市的容納力，這些酒店當中出入的人也就沒有什麼特點可言了。但錢塘世紀大酒店不同，它在一個縣城，來這裏吃飯的多數都是本地人。這就讓外地的住客有點異樣的感覺。比如，我在前台辦理入住時，就看到幾個人正在和前台的服務員聊天，臉色潮紅，着裝隨意，看起來喝了不少的酒。至於那神情，是完全的怡然自得。步入電梯，又是一家老小。也是來吃飯的。他們會旁若無人地說些私事，並不避諱我這個外人。在這種情形下，你會自然意識到自己是來自別處，異鄉感因此大為增加。

簡雅各布森在《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》當中分析過城市人行道的作用，她認為最理想的人行道是要使這些道路被賦予日常生活的功能，比如藥店、熱狗店，或是小咖啡館。這樣，社區就會成為真正活躍和具有凝聚力的社區。按照這個推論，本地酒店也承載着兩重功能，一種對外，一種對內。這使它成了真正意義上的交匯處，將本地與外界融會貫通了。